

# 民元前後學潮政潮

## ——早期留學日本回憶

謝扶雅

### 秋瑾成仁震盪學界

作爲一個清朝八股童生的我，何以忽由中國內地鄉間質實然跑到東洋去遊學呢？在我三十八年前吟出「五十自壽八律」的第一首詩中，扼要

地回答了這個問題。茲錄如左：

「生恰逢辰（余生壬辰）命不辰，飄零半百劫餘身，紡機午夜陪勤課（先母課讀），闌墨卅年既問津；讀律姑蘇盟白水，「傷時叔季負青春。海天萬里蓬瀛去，革命風雲志慕新！」



中國早期的女留學生，革命先烈鑑湖女俠秋瑾女拌男妝照。

雖在清末末葉，像香港和上海等大城市，風氣已很開通，且有革命黨人秘密往來活躍，但我僻處浙東紹興縣城廿多里外的一個小村落裏，螢窗苦讀，憧憧於闈墨考試場中討生活，茫然不知世界大勢與時代潮流。迨科舉告停，去而遊幕，惜又年紀太輕，不配作「紹興師爺」的造就；正在徬徨潦倒，忽從城中傳來一個震盪學界的消息，說有一名女強盜（應稱「亂黨」）被官府捉住，綁到顯靈（其實應讀正叫做「軒亭」）城門口砍了頭！我後來才查問到這個所謂「女匪」名叫秋瑾，原來是個革命黨，是位了不起的巾幗英雄，曾於留學日本時，和她的一個小同鄉（也都是我的同鄉了）徐錫麟同屬密謀推翻滿清的光復會會員。徐錫麟學的是軍警學，回國後，在安徽省城安慶充任警察訓練總監，於民元前五年（一九〇七）五月廿六日，刺殺了皖撫滿人恩銘，乘此奪佔安慶，並暗約同黨秋瑾在紹興府城起義。不幸徐氏當場被捕正法。當局急電紹興府知事貴福（亦滿人），調兵圍困秋瑾所主持的大通學堂，捉到秋瑾，查獲革命文件及起義用具。秋瑾拒供同黨姓名及造反計畫，只寫出「秋雨秋風愁煞人」七

字，並說：「革命黨不怕死，要殺便殺是了！」於是就把這個革命女黨徒斬首示衆，（秋瑾事跡詳見王成聖著「鑑湖女俠秋瑾」——人物春秋第一集）時爲農曆六月初六，正逢我十六歲的生辰。

青年人是敏感的。我心想：一個女子——前清時代一般婦女，照例是被困守閨房，不許讀書識字的——何竟如此大胆，參加秘密革命運動，要將滿清王朝推翻？而我却是如此規規矩矩地，拖着辮子，學做八股文，趕考取功名；還記得那年我投考的試題是論語第一篇中的「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，事君能盡其忠，……」試卷末例應默寫「聖諭廣訓」一段。天朝皇恩浩蕩，怎可圖謀不軌！而我遊幕時，正逢慈禧太后，光緒皇帝雙雙「龍馭上賓」；我在縣署大堂上隨班跪伏學哀，「如喪考妣」！以這樣受教背景的我，突然，遇到一個女革命黨被捕殺頭的強烈衝擊，不能不深加反省：「啊，現在時勢變了！」恰巧有一個留學日本的族兄從東京來信，告以如何渡洋到日本去，如何如何預備考取官費謀新出路。血性少年的我，就瞞着寡母，從古老的鄉村，悄然出走，單身匹馬，跑到東洋去了！

### 不顧險阻東渡求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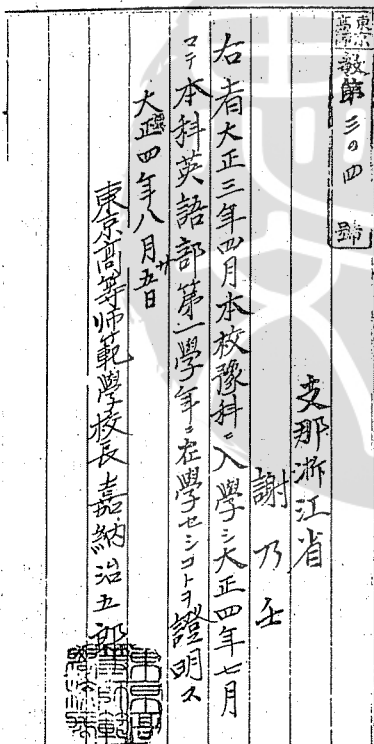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窮小子是不配遊學外洋的！先父以一清季廩生，館夥爲活，家無餘糧。當其一病謝世之日，即甲午（一八九四）我國對日戰敗之年，時我纔兩周歲。寡母上事戚姑，下撫三兒女，辛酸艱苦，自不待言。幸在曾祖置下之大宅中，三房嗣息，伯叔諸姑，和恕勤儉，互相協濟，家塾爲

諸子弟課讀，不需學資。這是中國傳統大家庭生活安全與子弟教育之保障。但如遠赴海外，割辮子，讀洋書，則易犯亡命造反之嫌，自爲族中所不許。我是借故去蘇州找出路，却在那裏向舅母節詞乞貸了銀洋三十元，便由蘇乘小火輪到了上海，託所寄寓的客棧代購了一張日輪三等艙客票（花十二元），一星期抵達橫濱，轉乘火車入東京市總站，雇了一輛人力車，載到族兄住的旅館。以上路程悉按照族兄前時來信中所指示，而自橫濱到他寓宿的地址，則全憑「筆談」以通話，因日本人凡受過小學教育的，無不認解漢文，但他們大概皆以爲我是個啞吧罷了。

這位族兄見我果真照他所指點的安全抵達，高興非常，重申前約，願供給（或借給）我最儉省的膳宿費用到我能考取官費爲止。這種慷慨恩情，也實拜中國古道「宗親」之賜。由於他所住

的旅館已告滿員，就先爲我安頓在附近的另一客店，名叫「玉津館」，坐落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三丁目三番地。這是我初離老家後第二個安身的「窠」，所以我至今猶深印腦版而未嘗遺忘。但是，我到日本第一天的頭一件大事，乃是在東京某一理髮鋪剪掉了我留蓄了十八年之久的一條辮子，這也是我生命史上很值得紀念的。前歲我曾寫出「由辮子到核子」一文，爲了我現在已置身太空時代；而這個七十年間世界文明的飛躍進步，足以比同或還追過以前的七百年！

今日台灣，國民教育十分普及而且提高，學齡兒童大都能講多少英語。我則要到弱冠之年，才開始學習英文。我的第一種語言，自然是本鄉的紹興話，那是所謂「母舌」（Mother-tongue），是不學而能的。第二種語言便是日本話及其「和文」（夾雜着日本假名和漢字）。我第三種語言才是國語，爲了來到日本，始得與那來自國內各省的留學生和「亡命客」相接觸及交遊。英文則成了我第四位的語言，須在我初次進入新式或近代式的學校（對以前的私塾而言）裏才有這門課程。我平生所購買的第一本英文字典，差不多七十年來迄今尚保存，雖則已多脫落和霉爛；那是由日本十二博士專家所編作，於大正元年（一九一）由東京一間



東京高師發給本文作者的學籍證明書，謝乃壬係作者在日本留學時的學名。

著名書店三省堂發行。但就我第一外國語而論，乃是日本語文，在我初到日本的第三天便報名進「高等日語學堂」，學習日本文法和會話，三個月畢業，即現時所稱爲「intensive study」。我發見極大多數當年我國留東學生，初到東京，大都到那間學校去補習日本語文。該校兩位教師對中國人學日文有多年的豐富經驗，講授效率甚高。

### 亡命客與革命運動

爲了儘速能考取官費，我到日本的頭兩年，

日夜埋頭苦讀，專心準備，不敢參加外邊的任何公衆活動。到了民國紀元的前一年（一九一）中，先後兩次聽見了從來未聞聽過的街上呼叫「號外！」「號外！」的聲音。一次是報導日本明治天皇駕崩的噩耗。那種叫聲却半帶嗚咽啞泣的音調，充分表現出他們一般小販平民忠君愛國的赤誠，引起我無限的同情與自省。另一次則是後來我們共稱爲雙十節的第二天，東京新聞紙也發行了「號外」，街上報販們高喊「支那」「革命」「支那」「革命」，却半帶驚奇震頭的聲調。真的，我們那次武昌起義推倒滿清，建立了亞



革命先進，名詩人蘇曼殊繪畫，文學大家章太炎題字。

洲第一個共和民主國家，使得東鄰的這個天皇萬世一系的帝國，爲之又驚佩，又恐懼，深怕「殃及池魚」，也把天皇轟倒！以上兩次突如其來的高度政治性風潮消息，重再翻起了我曾爲此奔向東瀛，却又收斂了一排時日的五內波瀾！

滿清王朝崩潰前夕的留東學生們，結合了一班所謂「亡命客」，的確展開過許多盛大壯闊的集會場面！他們曾三番四次地，在東京市駿河台留日學生會館內，聚集了好幾千人，熱烈開會，攘臂高呼，聲震屋瓦，斷指血書，誓殺胡虜，報九世之仇！大會完畢，往往派代表多人，跑到清廷駐日公使館，提嚴重抗議，嚇得公使和館員們風伏不敢出，嚴扁館門，直把我們氣沖牛斗，把四圍玻璃窗打得碎裂後，呼嘯而散。那時日本警察人等，眼半開半閉，爲了這些勢利炎涼的警察們，也瞧不起這個戰敗國的使節，而亦不願開罪英勇有爲的青年學生。而況日本那時有不少有名氣的開明分子，如頭山滿、犬養毅等，都是孫中山先生的好友，對我們的革命運動頗表同情。我之所以於此寫述這些故事，也爲了不日美京和幾個大城市，將有中共大陸派出來的大使領事們，有正義感的留美學生與愛國華僑，面對着不過眼的挑戰，必將比之我們當年在東京所表演的更加轟轟烈烈百千倍吧？

民二（一九一三）我已考入東京高等師範，取得官費（政府獎學金），除學費由政府逕付學校外，每月可領膳宿另用日幣三十七圓，相等於我銀洋七十四元，經濟頗見充裕，常能匯款回國奉養母孀補家用。翌年（一九一四），加入新在東

京成立之中華革命黨，由湖北蕭萱，四川謝持監誓加盟。又其次年（一九一五），袁世凱爲潛謀稱帝，不惜屈服於日本政府所提出所謂「廿一條」的最後通牒，留東學界爲之大憤，我們發起「五九國恥」紀念，有一同級夏國瑞自願棄學回國，南北奔走呼籲抵制。我們皆已料知袁氏必將覆滅民國而帝制自爲。我應國內鄉人王仰厂之邀，遂任特約編輯，刊行「大夏」雜誌，評論中國萬不當復退至君主政制。同年秋，我由高師轉學至美國聖公會東京所創立之立教大學，即我黨國元老，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留日時所曾肄業之一學校。次年（一九一六），因突患網膜炎適眼科專家之切囑，暫停學業，回國至杭州西湖靜養，晤及革命奇僧蘇曼殊常自滬來遊。蘇曼殊的父親是廣東人，母親是日本人，曼殊少年孤苦，稍長東渡日本留學，先後習美術，政治軍事，富有革命思想，參加革命排滿陣營，交游全是革命黨人，他的詩、文、繪畫，都出於天才，出家爲僧，特立獨行，名滿天下。我會親見曼殊上人助一留東同學馮裕芳在滬辦「新國民」月刊，又曾遇見邵元冲、李劍農、程萬里等人。

### 「五九」「五四」回顧前瞻

距今整整六十年前，歷史上有名和斐聲國際的所謂「五四運動」——北京十校學生愛國運動，可以說就是留日學生愛國運動的延伸。民國八（一九一九）年五四運動所喊出的兩句口號是「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」。當時所要抗拒的強權，乃是指日本軍國主義，它根據了袁世凱政權所屈從

的「廿一條」，霸佔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所遺的我山東全部權益，欺惑巴黎和會中英法兩強予以不公正的承認。而所說的「內除國賊」，即是指歷屆北洋軍閥政府所重用的，經手同日本締結了一連串喪權辱國的條約的一幫親日媚日分子，如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陸宗輿等。當民四「五九國恥」年紀念時，我們留日學生中一些熱血沸騰的同學，不顧學業，回國奔走呼號，尤其是到華北平津一帶，在朝氣而敏感的一般青年學子心坎中，散播和種下了愛國救國的革命種子。自民四年至民八年，不過四年工夫，這些潛植了的種子，都經發芽滋長，怒放鮮花，而這便是五月四日，北京大專十校學生數千人，在北大會齊，結隊出發，浩浩蕩蕩，開到東交民巷，向英、法、日等使館提抗議書，即轉而跑到曹汝霖的住宅，跳牆把已關閉了的大門打開，蜂湧而入，擊毀了傢私瓶盃，曹賊雖早從後門逃走，却搜尋到駐日公使章宗祥，拿他痛打了一頓，卒被軍警大隊開到，拘捕了百數學生下牢！

我那時已不是學生，而在滬從事社會教育工作，目擊海上一股青年學生都在躍躍欲試，自表無限共鳴。上海各界也對北方的學生運動表示響應和支持。五月底，平津學生聯合會派代表（前教育次長段茂廷即爲主角）到上海，即將上海學生聯合會組織起來，鼓動工商文教各界，於六月三日這一天全體罷市罷工罷教；電訊傳到北京，政府見到這個國際矚目的大都市一致表現支持學生運動的公意，知道民氣不可拂逆，遂將曹、章、陸三個親日官僚罷黜，並電令我在巴黎和會中

的代表拒絕簽字和約，在拘押中的學生也概予釋放，一場波濤壯闊的學潮，乃告平息。可是在巴黎和約上我所未會簽字的，關於日本佔奪山東權益的未了問題，等到兩年之後，美國鑒於太平洋安全的重要性，召集了華盛頓九國會議，山東問題始告合理解決。在那次會議中，我所工作的那個社會教育機關主持人余日章，曾受上海九團體及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公推，以國民外交的身分，遍赴美國，廣泛宣傳，並至華府協助我國代表團折衝樽俎，底於成功。這也是五四運動所播及的一個良好結果。

光陰荏苒，這個六十年甲子循環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，在今天，中國一般青年羣衆，又一次發作着「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」的激烈呼號！非法佔據中國大陸的中共統治階層，甘願出賣了中國五千年優秀文化，出賣了十億炎黃兒女的靈魂給馬列主義，給史達林「爺爺」，他們是十足不扣的大賣國賊。同時，我國北疆的新舊沙皇帝國主義，一直對我神州肆其蠶食鯨吞的蠻橫侵略。一百五十年前的林則徐早已提醒過我們：來自北方的強敵要比來自東面的更厲害百倍。生長浙東鄉邑的我，大半生原在以日本爲對象中度過。我留日而學於日五六年，但從不曾親日媚日，無寧總在排日抗日。現在百劫餘生，撫髀興嘆，乃更邊逢親俄媚俄，而「一面倒」於蘇俄的毛共，爲虎作倀，貽禍家邦；而他們既了解蘇俄爲「社帝」，爲「霸權」，却仍不肯拋棄它的馬列主義及體制，甘願爲其附庸，爲其奴僕，採取蘇維埃走狗式的國號國族，污辱炎黃神聖胄裔達於至極

！猶且毀滅中華傳統文化，屠殺良善同胞！今日大陸一般青年羣衆，已在北京天安門前及各地，掀起了一連串熱烈的反抗，發揚光大了五四運動的正氣與偉大精神。但望這個反共革命洪流，裹

應外合，沛然莫禦，俾我海隅顛沛，耄耋餘年，猶及見百二神州之早日光復，以同昭告於列祖列宗在天之靈！

民六八（一九一九）三、一八自美維州



「民報」筆陣中的健將鼓吹排滿風潮的革命先進蘇曼殊先生著僧裝的照相。下圖左起，五四運動被羣衆指為賣國賊的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陸宗輿。





略侵本日議抗威示行遊生學女專大京北年八國民



「賊國除內權主爭外」以生學專大前門安天京北日四月五年八國民  
。景情之時會集動運國愛的召號為